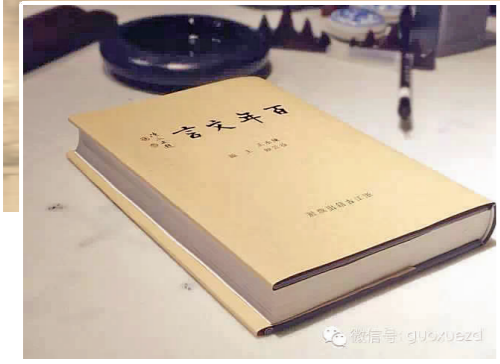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百年文言》前言(二)

■ 陈永正



《百年文言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

现代文言文的生存状态是很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。

新文化运动后，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，仍未被法除净，而是在社会各个层面顽强地生存下来。

胡适在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》一文中抱怨说：“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，到了今日，我们还不读不读文言的函件，古文的宣言，文言的日报，文言的法令。”

在今天看来，报纸似乎是全民大众的读物，但在那个时代，报纸，主要在大中城市发行，读者对象为市民。

古人认为，文字是神圣的，字纸也须敬惜，掌握文字的读书人是值得尊重的。

在社会文化生活中，文言应用也十分广泛。南北各都会以至中小城镇，文人经常组织雅集，文酒风流，唱酬切磋，留下丰富的诗作。

南北各高等学府中文系多开设古代文史课程，学生研读古代文献，熟习文言。

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，开创出研究国学的崭新风气，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大导师更让这个学院成为“学术神话”。

民间私学更是文言传习之所，如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、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、梁漱溟的勉仁书院、马一浮的复性书院、智林图书馆，保存国粹，传承旧学。

来广州几年了，从最初的疏离到如今的熟悉，对于这座众人评价褒贬不一的城市，我也有了自己的体验。

广州有一个别名“花城”，是来自于一九二〇年，唐文治任校长，古文家钱基博任校务主任。

时常在日落时分走过细榕繁茂舒展的逸仙大道，一个人，静静地感受着春天的到来。

来广州几年了，从最初的疏离到如今的熟悉，对于这座众人评价褒贬不一的城市，我也有了自己的体验。

尖端泛起两片新叶，算是旧岁对新春的礼赞。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，这时候，路边的三角梅开了。

四月的时，杜鹃花会开遍整个马岗顶。这个时候，康乐园也迎来了一年之中游人如织的时刻。

后来秋天，我路过陈寅恪故居，看到一株吊灯扶桑，那朵花开得有些怯懦，似一盆倒过来的花枝。

花事了，花城锦色，赏一生也未必够。

已取得的最后胜利。文学艺术是各历史时期游离主流之外的文化人栖居之地。

此外，还有一大批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，一直坚持以文言撰述，其中最著名者如王国维、黄侃、吴虞、黄节、钱基博、汪国垣、刘永济、陈寅恪等。

三、抗日战争及内战时期 (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)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芦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大批文人随国民政府迁往内地。

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

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“文革”时期 (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)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二、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 (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)

辛亥革命后，政体更张，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，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。

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“浙江派”。

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，高旭、柳亚子、陈去病、朱剑芒等诗文皆擅，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，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。

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，不少是高名一世的鸿儒硕学。

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汪伪政权以“复兴中华文化”自命，任用一些遂于旧学的文人如周作人、龙榆生、陈柱尊、李宜周、钱仲联等掌管文化教育机构。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一切文学都成了宣传品，成了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二、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 (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)

辛亥革命后，政体更张，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，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。

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“浙江派”。

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，高旭、柳亚子、陈去病、朱剑芒等诗文皆擅，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，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。

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，不少是高名一世的鸿儒硕学。

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汪伪政权以“复兴中华文化”自命，任用一些遂于旧学的文人如周作人、龙榆生、陈柱尊、李宜周、钱仲联等掌管文化教育机构。

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

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“文革”时期 (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)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二、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 (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)

辛亥革命后，政体更张，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，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。

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“浙江派”。

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，高旭、柳亚子、陈去病、朱剑芒等诗文皆擅，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，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。

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，不少是高名一世的鸿儒硕学。

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

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“文革”时期 (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)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二、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 (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)

辛亥革命后，政体更张，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，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。

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“浙江派”。

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，高旭、柳亚子、陈去病、朱剑芒等诗文皆擅，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，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。

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，不少是高名一世的鸿儒硕学。

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

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“文革”时期 (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)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汪伪政权以“复兴中华文化”自命，任用一些遂于旧学的文人如周作人、龙榆生、陈柱尊、李宜周、钱仲联等掌管文化教育机构。

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

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“文革”时期 (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)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二、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 (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)

辛亥革命后，政体更张，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，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。

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“浙江派”。

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，高旭、柳亚子、陈去病、朱剑芒等诗文皆擅，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，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。

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，不少是高名一世的鸿儒硕学。

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

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“文革”时期 (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)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二、新文化运动时期至抗战前夕 (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七年)

辛亥革命后，政体更张，而在文化上却一仍旧制，文言文继续保持其主流语言的地位。

另一重要流派是以革命家章炳麟为代表的“浙江派”。

南社诸子在革命后极为活跃，高旭、柳亚子、陈去病、朱剑芒等诗文皆擅，然过于重视政治宣传，总体水平似不如上述两派。

能维系文言正统一脉的仍是老辈文人，不少是高名一世的鸿儒硕学。

在敌占区中，文言文却得到畸形的发展。

四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“文革”时期 (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)

五十年代伊始，大陆的文化人面临一场新的“文体革命”。

此后二十多年间，文言创作似乎是一片空白，各种出版物中，当代文言文几乎绝迹。

选，教育制度的改变，加以老辈文人的日渐凋零，文言文创作已今不如昔，总体来说，亦似稍逊于大陆地区了。

二十世纪文言文献，只有小部分作者有专集行世，而吉光片羽，每赖报刊杂志以留存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《青鹤》，陈翰一主编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，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因抗战爆发而终刊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《青鹤》，陈翰一主编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，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因抗战爆发而终刊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《青鹤》，陈翰一主编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，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因抗战爆发而终刊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《青鹤》，陈翰一主编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，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因抗战爆发而终刊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《青鹤》，陈翰一主编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，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因抗战爆发而终刊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《青鹤》，陈翰一主编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，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因抗战爆发而终刊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《青鹤》，陈翰一主编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于上海，一九三七年七月，因抗战爆发而终刊。

《学衡》，吴宓主编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南京东南大学，一九三三年停刊，计出七十九期。

《甲寅》，章士钊主编。一九一四年五月，创刊于日本东京。同年十一月停刊。共出十期。

告别虚拟

■ EMBA教育中心 李锐璋

记得也是21世纪，只不过是头几年的光景，我和小伙伴们还会进行书信的交流。

记得“小灵通”时代来了，据说还是落后的蜂窝技术引进到国内的，但是就是火起来了。

记得QQ盛行的年代，空间和博客是放学后打开PC端必须登录和抒发情感的窗口。

记得也是21世纪，只不过是头几年的光景，我和小伙伴们还会进行书信的交流。

记得也是21世纪，只不过是头几年的光景，我和小伙伴们还会进行书信的交流。

并没有拉近我们情感的距离，反而落空的时间差造就了彼此的误会。

人权主义者自然高呼自由主义的盛行，而悄然夜里自问，一个delete后自我的当天又留下了多少的空虚？

毛笔几近文物，钢笔已离我远去，疏远的其实并不是文化，而是彼此逐渐疏远的自己。

但愿自己，给自己一份真实。今天开始，每晚在纸香的日记本上，写上不足每天发微信文字的1%的文字记录。

这周开始，除了微信和电话问候，我和每个朋友相约面对面交流上1个小时。

告别虚拟，不再给自己借口，从此刻开始！